

靖獻遺言

五六

靖獻遺言卷之五

交帶中贊

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天祥字宋瑞

劉定之文山詩史序曰公集杜句詩書姓名領善甫若指

南集中所謂范睢變張祿越蠡攻陶朱之意也

帝昞

度宗之嗣是為德祐帝瑞

宗卽位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元廢為瀛國公

德祐初元兵已渡

江東下勢日迫矣勸王詔下重臣宿將率

縮頸駢汗天祥時知贛州慨然發郡中豪

傑提孤兵獨赴其友止之曰是何異驅群

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既至上疏言抗敵之策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已而諸路州縣屠陷降遁相繼而元兵旣至臨安北關矣臨安卽宋南渡以後所都天祥前頗請與敵血戰以死衛宗廟至是又請已帥衆背城一

戰右丞相陳宜中不聽而遂白太皇太后

理宗之右謝氏帝暴即位尊曰太皇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

奉傳國璽以降元元將伯顏受之而欲執

政來面議遣使召宜中宜中先已夜遁太

后乃以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往天

祥辭官不拜遂挺身奉命如元軍與伯顏

抗議爭辨伯顏大怒羣起呵斥天祥益自

奮伯顏顧其舉動不常留之不還天祥怒

數言歸伯顏不聽伯顏屬將唆都從容說

天祥曰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大宋
爲狀元宰相今爲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
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爲大
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
言天祥哭而拒之繼又以賈餘慶爲右丞
相充祈請使如元軍嘗與天祥同坐天祥
面斥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降將呂文
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
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

合族爲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不

遣天祥拘之使北尋伯顏入臨安城取帝

及太皇太后皇太后

度宗之后全氏帝熈
卽位尊曰皇太后

北去而度宗二子益王昀廣王昺留在浙

東元兵方追之天祥尚欲奉之以圖恢復

及至鎮江與其客杜濬等密謀脫濬曰不

幸謀泄當死死有怨乎天祥指心自誓曰

死靡悔且辦七首事懼不濟挾以自殺遂

與濬等十三人夜潛出至真州城下城主

苗再成出迎喜泣延之入城與議國事時
揚州守將疑天祥爲敵作間使再成亟教
之再成識天祥忠義以兵道之抵揚州城
下方備天祥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
姓名東出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
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糲羹行而元兵又
至衆伏叢篠中樵者以蕒荷天祥去得
脫更轉汎海以求二王時益王已卽位于
福州是爲端宗而天祥遂至矣卽以爲樞密使

同都督諸路軍司馬招豪傑募兵士開府
經略以規進取時屬將吳浚旣降元因來
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遂敗元軍
及復數州縣而諸路將帥亦屢報捷軍勢
稍振大勛壘集而興國之戰不利至空坑
兵盡潰別將趙時賞坐天祥有與後元軍
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
祥禽之天祥由是得逆元將遍求俘虜人
識認有曰此趙時賞也時賞奮罵不屈被
執者或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遂死
之○統志曰天祥時顧崖石祝曰天相
祚宋願以崖石墮塞兵路言訖石果墮元
兵不得進後人因多享曰相石解縉曰石

大如數間，屋忽然自山頂震落，當路徑。元兵大驚，稍却。天祥由是得脫去。鄭鳳輩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父子兄弟相勗，冒刃以爲榮。蕭文琬父子督饋餉，亦在是役。幸而不死，退而筆記是日事，甚詳。而今宋史及元之天祥傳，云空坑之戰，得趙孟深給元兵以免而已。蓋宋史作于元盛時，故于天祥事時誣陋。至云丞相求爲黃冠等語，欺罔尤甚。顧豈爲天祥輕重也？妻子幕僚等皆被執，天

祥尚收拾散亡，以謀後舉。而未幾，端宗亦崩。羣臣多欲散去。丞相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

成中興者。」寒促殺夏后相，相子少康奔虞有田一成，衆旅能布其德，以

叔夏衆遂謀
浞復禹舊績

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

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

即廣王後改
封改元祥興

年八

歲天祥聞王卽位上表自劾詔加少保信

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

沒長子復亡而家屬皆盡大勢已不可支

天祥尚會諸將討劇盜等于潮陽破之而

殘賊又導元兵來倉猝突至衆不及戰天

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

別將劉子俊自詭
為天祥冀可免天

祥及天祥至各爭
真偽元遂烹子俊

及至潮陽元將張弘範

見之左右命之拜稽以死不屈弘範乃釋

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

之舟中尋厓山戰敗宋亡矣厓山軍潰陸秀夫先驅其

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

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

帝同溺楊太后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

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

望矣亦赴海死張世傑葬之海濱尚欲求

趙氏後謀入廣颺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

崖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抱樓露香祝曰我

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

亡我未死者廢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

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舟覆遂

死之○黃表曰厓山之變文天祥陸秀夫

張世傑後先伐節以死予嘗歎其風而悲

其志矣夫自行都航海如泉如廣
若孤軍倉皇駐駟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帥
死者孰者叛以降者聽迅蓬斷無可圖之
將收亡集散裂裳以戰茹乾而飲滿無可
用之兵亡君立君遺孺弱息無可全之勢
口變星隕玄機厄兆復無可為之時三君
子者豈非獨微者哉且猶間關南越四歷
年所瞿瞿然皇皇然致望乎義勝者濟度
幾一旅一成之奮卒之魂濤滄海血碧棠
市而後已孔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
非歟嗚呼否泰相乘世祚幾易而綱常元
氣獨磅礴於宇宙無窮之內者三君子之
天定於是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
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
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

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
而貳其心乎弘範又曰國已亡矢殺身以
忠誰復書之天祥曰苟非不亡夷齊自不
食周粟人臣自盡其心豈論書與不書弘
範爲改容乃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
恨卽絕不食天祥卽吉州廬陵人意擬至廬陵得暝
目長逞含笑入地不失首丘之義也卽爲
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祖禰其辭云烏乎自古危亡之
世忠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及矣吾生不展罹此百凶求仁得仁抑

又何怨幽明死生理也父子祖孫一氣也冥漠有知尚哀監之至八日

猶生天祥以爲既過鄉州失初望矣委命荒濱則立節不白盍少從容以就義乎乃復飲食既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元丞相博羅等見天祥天祥入長揖欲使跪之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與之抗言博羅曰自古

有以宗廟土地與人

此以宣中餘慶等獻國降元誣詰天祥耳

故天祥所答如後云

而復逃者乎

此謂自鎮江脫歸也

天祥曰

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

而爲之必不去

去亦謂脫歸也餘慶至燕留館中

去者必

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

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

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

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

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

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

忠從元帝爲忠

劉聰陷晉洛陽遷懷帝于平陽愍帝即位長安聰

又陷長安愍帝出降於是瑯琊王睿即位建康是爲天帝

瑯琊從徽欽而

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

靖康之禍事見于六卷後博羅

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

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

端宗乃度

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于德

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

奉二王出宮

宋已降元益王廣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

不可

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
爲解天祥曰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
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
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
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
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
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
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元
主不可乃囚之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作